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要義卷七

宋 魏了翁 撰

原闕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要義卷八

宋 魏了翁 撰

原闕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要義卷九

宋 魏了翁 撰

原闕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要義卷十至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菩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朱林

尚書要義卷十

宋 魏了翁 撰

泰誓至武成

一 孔謂十有一年通數文王受命之年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一月戊

午師渡孟津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便與諸侯期而共伐紂作泰誓三篇渡津乃作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喪既畢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叙其事作泰誓三篇

二 文王享國五十年傳以諸侯並附改元

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

統未集則文王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則嗣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為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年服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十一

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為其卒父業故也緯候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黄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

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有此説
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此傳云諸侯並
附以為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皆以人事為言無瑞應
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為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
命七年而崩不得與孔同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故九年文王卒至此三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年伐殷
者止為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言于商知亦至

孟津也

三一月謂十三年正月武王未改正

以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畧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畧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歷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

驗漢書律歷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朔而非朔是為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稱一月者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然則改正治歷必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

月為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為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為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顧氏以為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

大事也旣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是追爲王何以得爲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

非實也

四孟在河北渡津乃作泰誓三篇

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是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為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為首引故文不同

五

孔臧謂唯聞書象二十八宿不知有百篇

尚書遭秦而亡漢書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偽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

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

何時得之

六 婁敬董仲舒所引僞泰誓有其文

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僞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顒集尚書於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僞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為此言梁王蕭而存之言

本有兩泰誓古文泰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為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别録之以為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為篇名也

十有三年春謂周之孟春以三統厯知之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正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

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歷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八 友邦親之冢君尊之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冢大御治

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

九人兼氣性故為貴為靈

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别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

十官人以世不以賢才

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

而以父兄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為惡或當因兄用弟故以兄協句耳

十一 闍謂之臺榭是臺上屋今之廳是也

釋宮文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即今之堂堭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歟前無室今之廳是也

十二　君與民為師非别置師

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為師非為别置師也

十三　受命文考告廟宜于冢土祭社

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即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為告文王廟

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

十四

六日行四百餘里故次河朔非三日止

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六日

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即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

十五 吉人竭日以為善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言吉人竭日以為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

十六 受罪浮于桀

惟受罪浮于桀浮過正義曰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關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

天之有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矣是桀亦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而云過於桀者殷本紀云紂剖比干觀其心桀殺龍逄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責命於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刳胎斮脛之事而桀皆無之

十七 此言夢卜協史記從六韜言不吉者非

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

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為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强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强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十八夷人謂平人服杜謂夷狄非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

德不同正義曰昭二十二年左傳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為夷狄之人即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受率其旅若林即曾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為平

十九 夫子謂將士勉以畏敵

正義曰勗勉釋詁文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故令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為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人

寧執非敵之志恐彼强多非我能敵

二十一車七十二人孔以百夫長所載釋之

武王戎車三百輛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輛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三百人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牧誓至牧地而誓衆正義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於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即是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

法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
說車有兩輪故稱為兩猶屨有兩隻亦稱為兩詩云葛
屨五兩即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
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
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孔畧六百而不言故云
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
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為卒帥是實
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

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為正遂為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於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為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於臨敵對戰布陣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注云車二十五乘

為偏是車亦為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總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為此説

二一此篇甲子猶洛誥戊辰皆無月

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

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歷推而知之也

二 二 牧野近郊三十里夜陳朝誓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正義曰傳言在紂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所據也皇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

大事繼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行已至於郊乃復倒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

二三 孔云三卿指誓戰者時有六師應有六卿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同志為友言志同滅紂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

土指誓戰者正義曰孔以於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亦應已置六卿令呼治事惟三卿指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也其時六卿具否不可得知

二四　亞旅衆大夫師氏亦大夫

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衆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軍有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别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

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内列鄭玄云内列蕃營之在内者也守之如守王宫

二五 庸蜀等八國西南夷屬文王者

及庸屬羌髳微盧彭濮人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屬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正義曰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西南蠻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故

孔不說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為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為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濮在

江漢之南

二六 戈戟長短異形制同干即楯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稱舉也戈戟干楯也正義曰方言戟楚謂之干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戈柲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戈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故以戈為戟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

楯是干楯為一也

二七　牝雞無晨若賢如文母則非此喻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正義曰婦人不當政是别内外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興助國家則非牝雞之喻矣

二八　棄王父弟及母弟舉尊親以見卑疏

昬棄厥遺王父母弟不廸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

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正義曰釋親云父之考為王父則王父是祖也紂無親祖可棄故為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别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疏也

二九 往伐謂誅紂歸獸歸馬牛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識其政事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為

法作武成武功成文事修

武成篇大聚百官惟誦禱辭必有脫錯 三十

自子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叙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其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蒯聵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

不敢愛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己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冡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為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絶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

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脱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

既取其文為之作傳恥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

三一 正月往伐四月告成史歷叙月日

正義曰此歷叙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説武功成之

事也一月壬辰旁死䰟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

二日是壬辰也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

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

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

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叙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歴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

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于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也

三二旁死魄哉生魄謂月二與十六

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

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歷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二日為旁死魄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為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

三周去孟津千里行二十五日

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葢言其大法耳

三四 哉生明旁死魄俱是月初

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則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魄死明生互言耳

三五 祀周廟稷以下文以上

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總云周廟也

三六 望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故生魄通言十五後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于周明一統正義曰四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為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

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之言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探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以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為

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

三七稷不窋皆稱先王契亦云玄王

惟先王建邦啓土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

三八先公惟三人稱公公劉又稱名

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

是公劉為后稷曽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殷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

三九 文王改元自於其國且容中年得改

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輙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

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

四十 后土是社所過山川謂河華

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

川河也

一四曾孫諸侯自稱之辭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告天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正義曰言已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内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藉上祖奠享之意

四二 逋逃主萃淵藪據傳意主字下讀與杜異

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正義曰據傳意主字下讀為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

四三 逾孟津陳商郊五日行四百里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

畢陳

四四 既戊午以下史辭當承于征伐商之文

既戊午至我師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史辭也其上闕絶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史乃更叙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叙事得言罔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

四五 據世紀則武王本期甲子故速行

正義曰凿四百里驗地為然戊午明日猶誓于河朔癸亥巳陳于商郊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紂也膠鬲曰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郊然

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

四六史記紂軍七十萬及此血流漂杵皆虛言

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云紂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衆多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强敵虛言之耳自攻於後以北走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血流漂舂杵甚之言也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是言不實也

四七 史記作鹿臺之錢周時已名泉為錢

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為錢也

四八 孔以大賚為施舍已責救乏之賙無

施舍已責救乏之賙無所謂周有大賚正義曰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乏

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為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

四九 爵五等地三等武王從殷法

列爵惟五即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三品正義曰爵五等地三品武王於此既從殷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與否孟子云北宫錡問於孟子曰周之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

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為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葢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為說耳鄭玄之徒以為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注具

矣

尚書要義卷十

尚書要義卷十一

宋 魏了翁 撰

洪範

一武王立武庚爲殷後以箕子歸鎬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爲王者後一名禄父以箕子歸作洪範歸鎬京箕子作之正義曰武王伐殷既勝殺受立其子武庚爲後以

箕子歸鎬京訪以天道箕子爲陳天地之大法叙述其事作洪範

二　紂自焚死武王斬之故云殺

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是也泰誓云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

三　祿父如考父行父未是字

本紀又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為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尚書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父亦是名未必為字故傳言一名祿父

四 武王都鎬上篇至豐謂先告文廟

正義曰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鎬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

問答而已不是史官叙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子作之

五　封朝鮮與問洪範之先後書傳史記異

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

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

六 箕子稱祀不忘本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案此周書也泰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

範似歸即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

七 天黙定下民助合其居業

傳以隲即質也質訓為成成定義故為定也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黙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黙定也相助也協合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

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得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主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此問答皆言乃者以天道之大沈吟乃問思慮乃答宣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也

八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

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矣是塞洪水為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

列皆亂也大禹謨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水既治五行叙是治水失道為亂五行也

九孔謂神龜負文緯以前固有此說

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繫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

共為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偽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叙也

十天賜大法九類之事

正義曰天所賜禹大法九類者初一曰五材氣性流行次二曰敬用在身五種之行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教次四曰和用天象五物之綱紀次五曰立治用大為中正之道次六曰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卜筮以考疑事次八曰念用天時衆氣之應驗次九曰嚮勸人用五福威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

一十五行數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日道

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

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為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

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為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為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為陽來正月為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為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為陰進八月為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為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為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

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為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

十二 五行之常性

傳言其自然之常性正義曰易文言云水流濕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木可以揉令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為人用之意

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可用以炊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是純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更改也

十三　水性本甘久則變為鹵乃鹹

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云海濵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

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

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

十四 金味近辛甘生於穀土所生

金之在火别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甘味生於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為土之味也

十五 五行傳論五屬伏生之書孔廔取之

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於太戊桑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雊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

孔取書傳為説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内明故聽屬水土安静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易東方震為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聲也土在内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

十六 以昏旦中星叙二十四氣

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若月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氐中皆所以叙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為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為

節氣謂月初也一為中氣謂月半也以迭見之星叙此月之節也

十七　星辰謂日月所會鄭謂五星非

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也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為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

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為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之處也鄭以為星五星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為候故傳不以星為五星也

八十天無形以二十八宿分十二次

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為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

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為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為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為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内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歴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為一歲之歴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

歲日月星傳皆言紀歷數不言紀者歷數數上四事為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為紀故通數以為五耳

十九 釋無作好惡無黨無偏等義

正義曰更言大中之體為人君者當無偏私無陂曲動循先王之正義無有亂為私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正道無有亂為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私無阿黨王家所行之道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無偏

私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辯治矣所行無反道無偏側王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直者會集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矣

二十龜兆之形有五孔王鄭以意言

此上五者灼龜為兆其璺拆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也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鄭玄曰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雺聲近蒙詩云零雨其濛則濛是闇之義故以雺為兆蒙是陰闇也圛即驛也故以為

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踈之意也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為落驛氣不連屬則雺為氣連蒙闇也王肅云圛霍驛消滅如雲陰雺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其意如孔言鄭玄以圛為明言色澤光明也雺者氣澤鬱鬱冥冥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為二拆其拆相交也鄭玄云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横者為土立者為

木斜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

二一 內卦貞外卦悔言下體是正

傳內卦至曰悔正義曰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為風艮為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內上體為外下體為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為貞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

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為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為始二名互相明也

二卜五占用二總言衍忒鄭斷用從上句

此經卜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為傳鄭玄云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二衍忒謂貞悔也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

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宜總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否也傳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者言經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

立卜筮三人用三代法三人從二二三

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為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

又云連山虙犧歸藏黄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辯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牲云夏收殷冔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玄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為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

為善既鈞故從衆也若三人之内賢智不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

二四先謀乃心次卿士庶人後卜筮

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先盡己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

衆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以決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為首耳其大夫及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又曰小司寇以叙進而問焉是謀及之也大疑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庶人必是大事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人在官

者耳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為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為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以人主為一又總羣臣為一也

二五言三從二逆為吉不言四從吉可知

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士庶民分三者名為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

三者各以有一從為主見其為吉同也方論得吉以從者為主故次言卿士從下言庶民從也以從為主故退汝則於下傳解其意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民與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意也不言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雖龜筮相違亦為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內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二從三逆必知然者以下傳云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既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

吉故杜預云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靈不至越於人也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為一令與君臣等也

六二二從三逆猶可舉事而内吉外凶

二從三逆為小吉故猶可舉事内謂國内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為吉亦同故傳言

龜筮相違見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於時晉獻公將以驪姬為夫人卜既不吉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而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易繫辭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為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為易所知豈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有為言耳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為二從耳卿士庶民

謀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若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前三從之内龜筮既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一從以配龜筮凡有三條若惟君與卿士從配龜為一條或君與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或士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凡有三條若筮從龜逆其事亦然二從三逆君配龜從為一條於經已具卿士配龜從為二條庶民

配龜從為三條若筮從龜逆以人配筮其事亦同

二七 鄭謂筮凶則止與先筮後卜之說違

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為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凶則止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玄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筮

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謂瀆龜

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

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

之等是為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為卜筮若吉凶

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為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

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

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

之類是也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時先卜後筮者不

能禮故也

二八五行傳五事致五氣皇不極致常陰

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 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

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是用五行傅爲説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傅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别自屬皇極也葢立用大中則陰順時爲休大之不中陰恒若爲咎也

二九　狂僭豫急蒙與肅乂哲謀聖對

此休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易

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是物各以類相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咎反於休者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乂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晢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玄以狂為倨慢以對不敬故為慢也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以對照晢故為遲惰鄭云急促自用也以謀者用人之言故急為自用已也

鄭云蒙見冐亂也王肅云蒙瞽蒙以聖是通達故蒙為瞽蒙所見冐亂言其不曉事與聖反也與孔各小異耳

十三

歲月日時無易猶君臣順常

曰王省惟歲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惟月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師尹惟日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歲月日時無易各順常百穀用成乂用明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賢臣顯用國家平寧

一三詩之師尹謂三公此謂大夫

師衆也尹正也衆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為長周禮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大卜為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師尹為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為長亦是衆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

三二 日月行黄赤道及南北極相去之數

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為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喻人君為政小大各有常法張衡蔡邕王蕃等說渾天也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

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黒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黄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絡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

有常法以濟其民

三三　月離畢多雨經箕多風緯前必有此說

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沲矣是離畢多雨其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為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鄭以為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為

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未知孔意同否顧氏所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上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鄭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三四 好德天使之然好惡者謂惡是善

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為惡謂惡是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從而觀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為福也

三五考其命以自終亦為福

傳各成至橫夭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者亦為福也

三六 凶短折諸解不同孔云辛苦

傳以壽為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為未六十折又半為未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厄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為辛苦也鄭玄以為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齓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

三七 鄭以五事配五福五極以皇不極配弱

尩劣並是弱事為筋力弱亦為志氣弱鄭玄云愚懦不
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
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
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
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
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
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
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夭性所以短折也聽聰

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
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
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
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故所以弱也此
亦孔所不同也

三八
分罷名篇言尊卑各有分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彜賦宗廟彜罷酒罇賜諸侯
作分罷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正義曰篇名分罷知

其篇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吕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分也亡

尚書要義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要義卷十二

宋 魏了翁 撰

原闕

尚書要義卷十三

宋　魏了翁　撰

原闕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要義卷十四

宋 魏了翁 撰

原闕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要義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王錫

尚書要義卷十五

宋　魏了翁　撰

多士　無逸

一告多士謂殷大夫士或云邶鄘之民非

成周既成洛陽下都遷殷頑民殷大夫心不則德義之

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周公以王命誥稱王成命告令

之作多士多士所告者即衆士故以名篇正義曰成周

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告此衆士周之成周於漢為洛陽也洛邑為王都故謂此為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為成周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為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為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為士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

二周公告士在致政明年鄭云成王元年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于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正義曰言周公親至成周告新来者以洛誥之文成周與各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来至新邑明年即政此篇繼王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

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

三非我敢弋殷命謂射而取之

此經大意叙其去殷事周知其故爾衆士言其臣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為取也鄭云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同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雖訓為驅亦為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周公自稱小國

四上帝欲民長逸有夏不適逸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為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正義曰既言天之去惡與善更連說往事比而喻之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為政割剝夏邑使民不得共適逸樂故上天下此至戒以譴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

是天下至戒

五殷有典冊説殷改夏命殷士所知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典書典籍説殷改夏王命之意

六殷人以殷用夏士望于周

今爾又曰夏廸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言我周

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

七從殷適洛南行西迴故云居西

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遷使居西王欲教以德義是以從居西汝置於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為居西也

八周公東征王不親行而王言昔朕來自奄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昔我來從

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正義曰金縢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為命故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為民命為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

九有幹有年于兹洛孔王義異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兹洛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為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遷善正義曰殷士遠離本鄉新來此邑或當居不安為棄舊業故戒之令汝惟是敬順居汝新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為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但能如此得還本土其有安

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謂歸本土有幹有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此洛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為云爾乃尚有爾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此為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十以多士君奭知無逸作於成王初政

無逸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戒名篇正義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為序多士君奭皆是成王即位之初知此篇

是成王始初即政

十一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父母

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昔之人無聞知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

十二大戊廟號中宗以不逸享國七十五年

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小人反之更舉前代之王以夭壽為戒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

恪貌恭心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故中宗之享有殷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得歷年長也中宗廟號大戊王名商自成湯以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申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

十三高宗舊勞于外在喪不言言而天下和

正義曰舊久也在即位之前而言久勞於外知是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為農役

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葢未為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言起其即王位則小乙取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

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

十四鄭謂言乃雝在喪三年內與孔異

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為出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

十五祖甲舊為小人爰知小人之依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及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九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

十六鄭以祖甲為帝甲因妄言武丁廢子事

王肅亦以祖甲爲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爲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

十七太甲以祖其功稱祖然殷稱祖者多

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為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為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十八自是三王而後皆以逸樂損壽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

十九文王即位年四十七故言中身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

二十文王勤政自朝至日中昃不暇食

正義曰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昳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為辰日昳為未言文王勤於政

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昳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自有復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為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

二十一文王受命鄭云受殷王命

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以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嗣位為君不言受王命也

二十二曰今日耽樂乃非教民非順天有過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

二十三毋過於觀逸遊田以萬民當正身供待之

傳意訓淫為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浸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意也言觀為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

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蕩田謂畋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以此訓用也用萬民皆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

二十四紂迷亂酗于酒德酗為凶酒之名

正義曰酗從酉以凶為聲是酗為凶酒之名故以酒為凶謂之酗酗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酗酒為德

二十五不聽中正至於民心違怨口詛祝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於小大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正義曰上言善事此說惡事如此其不聽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好聽邪佞知此乃訓之者是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

人必反正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法闇君即受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闇君所任同己由己之闇致此佞人言此闇君己身有以致之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

二十六四人廸哲小人怨詈則皇自敬德

正義曰既言明君闇君善惡相反更述二者之行周公言而嘆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怨恨汝罵詈汝既聞此言則大自敬德更增修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怨詈則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從得數聞此言以自改悔言寛弘之若是

二十七信讒含怨至於殺無辜以叢怨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

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寛緩其心言含怒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辜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萃於其身正義曰王肅讀辟為辟扶亦反不長念其刑辟

尚書要義卷十五